

了然悟徹凡聖不二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去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知者悟也了悟所有物境皆是偽妄不真

自然心不染著湛然清靜不必去除物境也故云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也了悟所有物境偽妄不真自然不染譬如泥土塑成牛木雕刻成馬見之雖然情存牛馬之名像而心自然忘牛馬之真實也故云譬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也此章明了悟物境之偽忘心自然清靜無染也

右第六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神奉道遠子牛通淳直解

九藥篇卷三十一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人賊國

學道之人微善必積小過必除不可輕易事雖微小不可輕易而忽之如萬斛之舟雖筋頭小窳若不塞之以至於沈沒大舟也故云勿輕小事小隙沈舟也勿者禁止之辭也隙者窳也勿得輕易於小物如蝎子七寸蛇雖微小若覩小可而近之則被螫而毒傷人身也故云勿輕小物小蟲毒也勿得輕易於小人如黃巢赤眉黃巾等雖是小人而能賊漢唐天下而況於國乎故云勿輕小人人賊國家也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事者用也施之於用也平等普利不遺細行然後能成上德不德之至德至德者大德也大德者乃道之大用也故云能周小

事然後能成大事也小物者細行微功也草木昆蟲亦救護而不害妙有普利如同時而不擇荆棘田苗淨穢平等普濟也又如大海不擇清濁包容不辯也所以能為百谷王也及其功行積之大也為賢為聖豈不是為大人物哉故云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也善以仁德普利不擇君子小人平等仁應如此則不失人心人皆推尊而敬之然後能契大人之道也故云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也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委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窮通在乎天命善惡迷悟為小人君子賢聖天命豈可必然定之哉故云天既無可必者人也事者用也用之於惡為小人用之於善為君子用之於德為賢人用之於道為聖人人之於用豈可必然一定之哉故云人又無能必者事也若放捨諸緣外離人相藏諸妙用而無為清靜則我不知有我存亡自在無可

無不可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故云惟去
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也

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未有正當建立方便之門來行齊修子捨
一法而却掃蕩復本而行簡易則不可也

故云未有當繁簡可也未有當合戒慎而
忍行之而不戒則不可也故云當戒忍可

也未有當精進善行之時而却懶惰不精
進則不可也故云當勤惰可也此章明防

微杜漸不遺細行可以為賢可以為聖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
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
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極有智者可以燭理通法而智果實不足

以周濟萬物既知如此未若如愚韜晦契

道也故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

故愚也極能辯者可以自明事理以此知

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不如若訥養
氣神也故云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

物故訥也極勇有力者可勝十人百人以
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未若如怯
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故云勇之極者知
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也此章明治智辨
勇之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
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

一氣運陰陽生天地萬物而一氣之源本
來無物既是本來無物即是真空物來相

感不得不應但應物常寂也故云天地萬

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

應也吾者本來也一氣運陰陽生四大假

合之我而一氣之源本來元無四大假合

之我也既寓假合不得不資衣食而養之

也故云我非我我不得不養也非我者本
來也

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

真空妙有雖應物如空谷傳聲應響寂寂
谷未嘗有聲也真空應物亦復如是也故

云雖應物未嘗有物也了悟真空則四大
如貨舍雖資衣食之養十二時中獨露真
空而真空無我也故云雖養我未嘗有我
也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
一而已不可序進

外者忘也四大假合之身既如貨舍與物
何異俱是妄偽不真既明俱是妄偽一時

頓忘勿得言先忘萬物而後忘身也故云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也形者四大之身也

心者五蘊妄積之心也不獨四大假合與
物無異而五蘊妄積之心亦與物無異而

物我形心均為妄偽不真既悟妄偽一齊
頓忘勿得言先忘身而後忘五蘊妄積之

心也故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也道既不

二無內外物我之分也豈容次序而進之

哉故云道一而已不可序進也心者內也

形者外也此章明治迷著物我心形之病
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

諦者審察也毫末者秋兔毛之尖細也詳審察視免之秋毫之末而心著微色相故不觀天地之大色相也故云諦毫末者不

見天地之大也小音者螻蚋之聲也雷聲之大者為霹靂震霆也詳審察聽螻蚋之微音聲故不聞雷之震霆霹靂之大音聲也故云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也

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通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遠

不獨審視秋毫之末不見天地之大若審視天地之大亦不見秋毫之末也故云見大者亦不見小也通者近也不獨見大者亦不見小若見淺近亦不見深遠生前之實相也故云見通者亦不見遠也不獨審聽螻蚋之音聲不聞雷霆之音聲若審聽雷霆之音聲亦不聞螻蚋之音聲也故云聞大音者亦不聞小也不獨聞大者亦不聞小若聞淺近之淫音亦不聞深遠劫外

之威音也故云聞通者亦不聞遠也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所見者色也所聞者聲也故毫末天地形雖小大不同而色不異也螻蚋雷霆音雖

小大不同而聲不異也聖人無所見無所聞者不住著色聲也不住著色聲者真空明聰無所不見聞也故云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也此章明治迷染色聲之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眼之所觀不知其幾何之色大約或是愛金之黃色或是愛玉之白色若愛金之黃色者則惡玉之白色若愛玉之白色者則惡金之黃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色為目之偏見也故云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聽

不知其幾何之聲大約或愛鐘之清聲或愛鼓之濁聲若愛鐘之清聲者則惡鼓之濁聲也若愛鼓之濁聲者則惡鐘之清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聲為耳之偏聞也故云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了道聖人洞徹真空不慕愛色聲亦無色聲可除掃去也何謂也為色聲於真空不可得居止也故云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也處者居止也此章明治迷執愛惡色聲之病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今者目前之人事也古者五太之先道理也末者五常百行也本者大本大宗之道也善以目前人事及五常百行為之妙用可以應變無住冥符五太之先卓然獨立於大本大宗之道也故云善今者可以行

古善末者可以立本也行者無住也此章
明治迷著事理本末不悟體用之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
人心機狡勝過於賊寇可以能捕捉賊寇
也故云狡勝賊能捕賊也人力威勇勝過
於虎豹可以能捕擒虎豹也故云勇勝虎
能捕虎也此設喻也

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
乃能有道

克者勝也己者私也善能勝去己之私欲
乃能成己之至德也故云能克己乃能成
己也善能勝去迷食物欲乃能普利人物
以成萬億之妙行也故云能勝物乃能利
物也善能忘却悟道之智慧則冥符真空
而不失妙有真空之道也故云能忘道乃
能有道能有者不失妙有也此章明治不
能忘悟道智慧之病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折矣刀利

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函者鎧甲也鎧甲雖堅硬則必有硬弓強
弩箭之物穿透而毀之也以此則知凡物
之太剛必有物以折碎之也故云函堅則
物必毀之剛折矣也刀刀鋒利則必有
鋼石之物摧壞其鋒刃也以此則知凡物
之太銳則必有物以挫毀之也故云刀利則
物必摧之銳斯挫矣也以此設喻也

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麋
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已上二譬喻如威鳳之鳳凰以世人希罕
難見為神異也若頻頻見世則世人不為
希罕難見之神異也故云威鳳以難見為
神也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韜光冥符幽
深之道以為五太二儀五常百行之根源
也故云是以聖人以深為根也香獐人逐
之急自當齧齧而遺棄之人見之無齧則
不捕捉也故云走麋以遺香不捕因上譬
喻是以知聖人儉約聖智神通冥於真空
物未感之不得已而後應常應常寂不離

至道如網之有紀有綱引之而來自齊張
也故云是以聖人以約為紀也此合喻也
此章明治不能摧強挫銳及不能韜晦聖
智神通之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
不下蓋不升則不降并雖千仞級之水上蓋
不降則不升

實者滿也餅之兩頭有竅先塞下竅以水
注於餅內充實既滿提起猛塞上竅取去
下竅先塞之物瀉之水不下流也何為也
為猛塞一竅氣不通也蓋氣不升通則水
不降也故云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
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也一仞七尺
又如井雖七千尺之深以繩引桶而汲之
則水亦從之而上出也故云并雖千仞汲
之水上也若不以繩引桶下汲之而水亦
無由上出也故云蓋不降則不升也此設
喻也

是以聖人不先物

已上所說譬喻不升則不降不降則不升以此則知是以聖人不先物則物不先聖人也不先者聖人不先自尊大傲人人亦不敢傲聖人也故云是以聖人不先物也物者人物也此章明治不能持後之病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

世之迷人或用之於不善則於善行而有失雖然因失善行而自已受凶禍之害於

已失善行之後久之自省悔過私自暗議所用所行之善惡吉凶利害於未失之前

再謹用之而行善行也故云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也竊者私也

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惟達士了悟妙道亦不恃賴了悟妙道之聰明藏諸妙用兼眾人聰明之用隨所便利眾人之用亦從而用之普利自然無我

也故云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也真空無我應物見形如一月

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月光明皆因天上一月光明之統攝也天下之人聰明皆是一真空道之威光統攝也以真空道之威

光應變常寂則終身無住於中邊可為妙用普利不失於道德也故云而兼天下之

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夫也行者無住也以者用也此章明治不能無我普利之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往古來今風俗淳澆之各異也故云古今之俗不同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風俗之

各異也故云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也處處各一家家家各一身好惡善惡之各異

也故云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也天下人之心情隨時改化所向不同吾豈可

執定一法豫先為後世之格式哉故云吾

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簡物怒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大達之士惟能隨時達變而無我和先同塵而無心先了真空妙有之活機事感而

後應應變而常寂也故云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也如上所說既了真空妙有之活

機物來逐之而心無嗔怒美色魔之而心無榮著也故云捐忿塞簡也心無嗔怒是

捐去其忿怒心無榮著是塞斷其色慾也故云慾忿室慾源於此也大達之士不多

貪外物但資生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不由義而不取也故云簡物也大達之士虛緣

而葆真清而容物又如巨海處下清濁皆容納也故云恕人也既能容物恕人其應

物也如懸鏡以鑑形不遺妍醜其用事也如權衡以等物不失輕重無為而無不為

也故云權其輕重而為之也既無為而無不為以不神之神為用而陰陽莫能測以

不可思議之道為體應變無方也故云自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此章明治不能以活機應變隨時之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

大達之士了悟妙道同契相求為莫逆之

交也故云有道交者也同行聚善之君子

相為忘年之交也故云有德交也同經營

公私之事遂有相得以為交也故云有事

交者也

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

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

合則離

同了道之人相為莫逆之交猶如父子之

親相忘是非賢愚以游物境之外永無絕

交也故云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

之外故久也同為善人君子以德行為務

相與為交不能無心所以分別是非賢愚

而有合有離也故云德交者則有是非賢

愚矣或合或離也不以道德為心同經營

公私之事以俗禮為交離事合而情離稍

有相違而絕交也故云事交者合則離也
莊子云君子結交淡若水小人結交甘若
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是也此章明
治不能道交之病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

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

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

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勿得言鈍拙鄙陋以為道之質樸當以聰

敏捷利了悟為樂也故云勿以拙陋曰道

之質當樂敏捷也勿得言愚癡無明黑暗

為學道之輻晦當以輕清明了為樂也故

云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也勿得

言傲慢輕易於人為道德之高當以謙遜

和光同塵不染為樂也故云勿以傲易曰

道之高當樂和同也勿得言汗漫濇滂頑

空以為道之廣大當以了悟真空為要妙

以妙有為應變急切之用以為樂也故云

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也勿得言
身處幽靜心懷憂愁以成學道之寂靜當
以逍遙悅豫不染為清靜之樂也故云勿
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也如拙陋愚
暗傲易汗漫幽憂之五者皆是古人了達

伴狂混世之言後學不悟便為真實依而

行之以為學道之弊病不可不藥石之

言救療也故云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

不救也此章明治不能悟古人言之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

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訛誇德已不可以鄙

狠才已

學道之人不可見他人之過惡專開病眼

舉世之人以為非以恃所能勝心自尊自

是也故云不可非世是已也學道之人不

可小觀衆人以為卑賤而自尊自大也故

云不可卑人尊已也學道之人不可輕忽

傲慢衆人以為不悟妙道而自尊以為有

道也故云不可以輕忽道已也學道之人

不可專一訛謗他人以為無德自專已有德也故云不可以訛謗德已也學道之人不可小覷衆人為鄙猥愚陋無才而自專已有才學也故云不可以鄙猥才已也此章明治不能忘人我能所之病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因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真空窈冥不可以智知而識識故能因天下大智之人也了道之士默默論晦如愚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故云因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也道本無名不可得而言辯而天下言辯者於此窮而無辯也了悟道者難以告人未若如訥不辯言也故云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了悟妙道以無為清靜保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保外天下有好爭者莫能與不爭者爭如此則天下無敵也以不爭之德能伏天下勇力之人不在於爭也故云伏天

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也怯者柔弱也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違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也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

蓮花夏開菊花秋開天不能使蓮花冬開而菊花春開也是以聖人不違天之四季不違時之通塞也故云天不能冬違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也洛者嵩洛之地也橘者柑子也多生江南暖處移來嵩山洛水之畔栽種之而變為枳也汶山所出之水為之汶江在吳越之地也狐貉生於江北高原山野將到江南下濕之地則死也此二者地氣使然也既地不能洛地生橘江南生貉以此聖人不違夷狄蠻戎中夏之風俗也故云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也
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

以拙為手所長以步為足所長雖聖人豈能使手足握易手足之用哉以此聖人不違拒我之六用所長也故云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也長者以能為為長以不能為為短也魚以水中能游為長也禽以空中能飛騰為長也馳者馬走速也雖聖人豈能易魚禽游馳飛騰哉以此聖人不違拒衆人所長之用也故云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也

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如是者已上所說聖人不違時不違俗不違我所長不違人所長之四者也如此不違四者可動時亦不違時之動可止時亦不違時之止可晦時亦不違時之晦可明時亦不違時之明惟能不違拒造物之變化不拘泥於死法所以應變無窮而為妙道也故云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也此章明治不能隨

時連變之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學道之人慎言儉語則寡過不為衆人之所忌憚也故云少言者不為人所忌也於利名場上慎多貪進行履則不為衆人所嫉妬短遏也故云少行者不為人所短也智慧收藏儉於使用則不為衆人之所勞苦也故云少智者不為人所勞也大巧若拙儉施其能則不為衆人所役使也故云少能者不為人所役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智能之病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操者持也誠者真實也簡者不繁也行者無住也待者應也恕者寬裕包容也了悟真空實有保任護持無住種種之邊如此

簡當不繁也故云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也與衆同處或御群下但應之以寬裕包容不見人之過失曲全己德也故云待之以恕也或有人來叩問但動容容示不假言教利根頓悟與吾所悟之道俱無窮極也故云應之以默吾道不窮也此章明治不達謙簡恕默之病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圖謀人事以理裁斷而合其宜也故云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也所作之事力與不力在人為而成與不成在天命也故云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也事以今人為師理以古人為師也故云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也事者用也用雖與衆人同而了悟妙道應變常寂無染清靜不與衆人同也故云事同於人道獨於己也此章明治不能事理圓通之病者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金玉者喻聖人之言行也土石者喻凡人之言行也金玉雖貴入眼為塵大道無名跡故言行不可及也學人於聖人之言行難忘如世人難捨金玉也故云金玉難捐也學人於凡人之言行容易忘之如世人易捨土石也故云土石易捨也學道之士若遇聖人微言妙行慎勿執著不忘也故云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也聖人之妙行可為之而成德而不可執者聖人妙行之跡也故云是可為不可執也若執著之者如人皮膚有病容易治療若人病在心腹雖盧醫扁鵲亦不能療治迷人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亦復如是也故云執著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之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

急務者道德也多務者萬法也他務者傍門伎藝也奇務者異世之術也學人不明了道德為簡要急切之務而務泥萬法或

學傍門小法或學醫卜工伎之藝或學異世奇怪之術學雖不同失於道德者一也失於道德而墮輪迴動經塵劫無有出期此窮困災厄莫大於是也故云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也從事者務泥也及之者墮輪迴也

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此者身心道德急切之務也彼者多務他務奇務也學人殊不知道無不在即此身

心是道也既道無不在何獨身心道不在哉身心從道生如濕從水生即濕是水也即此身心是道亦復如是也既悟即此身心是道不可捨此身心就彼多務他務奇務求道德也故云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

捨此就彼也此章明治不能以道德為務之病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

親者性命也疎者財色也本者道也末者五常百行萬法也賢者智慧之德也愚者

癡迷也近者慈善也遠者衆惡也天下之道理學人迷之捨性命道德慈善而就財色萬法癡迷之衆惡可暫樂妄情而久

沉不悟墮輪迴生死胎卵濕化無有了期害莫大於此也故云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也此章明治不悟道之病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

疑者定也寂者靜也遠者幽也昔之古人論道者或言泰定安靜者或言道幽深難

窮者或言道如水之澄徹淵奧者或言道如虛空廣大者或言道隱晦杳冥幽者學人若遇此或言凝寂遠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慎勿生怖之心以為道之難學而退息也故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也

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天下至理者道也竟者終也向來所論之言凝寂遠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總屬名相妄情之意識也道本無名無情窮究到徹盡之處終非言意之可及也故云天下至理竟非言意也誠知非言意之可及在彼古人微言妙意未萌之前焉悟了然洞徹本來見成之道元自清淨具足不假修為外求也如此了悟乃契合所說之義也故云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也上者前也苟者誠也此章明治未了根塵之病也

明治未了根塵之病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菜首用之當桔梗菜首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大言者知道德陰符二經如金玉之貴也故云聖人大言金玉也桔梗者草藥

之名也能治風濕之疾也菜首者亦草藥之名也一名車前草能治赤白瀉痢之疾

也小言者如後聖詩詞直言語錄也或因詩詞直言語錄悟之而了道如桔梗菜首

之草藥治瘡風濕痢疾而人復安樂得活也故云小言桔梗菜首用之當桔梗菜首

生之也用之當者治瘡疾也生者活也或人背誦道德陰符二經如同流水而不能

開悟了道者如服金玉貴細之藥不能痊愈風濕瀉痢之疾以至於喪生也故云不

當金玉斃之也斃者喪生也不當者不能痊疾也此章明治分別經言精確之病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

者不言

某者代稱之辭也世人言論事理所見不同一人名甲言論此事有利益於世也一人名乙言論彼事有損害於世也故云言

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也一人名丙言論彼此之事或有益於世或亦有害損於

世也故云丙言或利或害也一人名丁言論彼此之事行之正俱利益於世彼此之

事行之不正俱害損於世也故云丁言俱利俱害也甲乙丙丁四人各論利害不同

然必有一人言之當安於理也故云必居一於此矣居者安也道本無名不可以言

比喻在人心了悟而已非如事有利害之比喻也故云喻道者不言也此章明治未

忘利害之病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

至言為梗為醫世間萬事所用各有下落言論一事自有

一理所在也故云事有在事言有理也道無處所下落亦不屬名言事理聖人之言

皆無言之言以薦言外之旨若了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則終日言而未嘗言言

無非道也知者悟也若不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雖執至人之言於道眼上如人咽喉有物梗塞又如人眼內有塵昧障也故

云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醫也醫當作醫此章明治未忘事理之病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

不信者不執泥而染著也凡愚人之言行不執泥染著則容易至於賢人之言行則

難忘也故云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也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亦容易至於聖人之言行又難忘也故云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也不執泥染著一聖人之言行又亦容易至於千聖人之言行尤難忘也

故云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也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若夫學人不執泥染著千萬聖人之言行則心忘名跡冥然契道而迥超凡聖人我事理之名跡也故云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正謂此也故云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也道者理也此章明治未忘凡聖之病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聖人之言盡是無言之言令人於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不屬聲故學人蒙蒙然迷情障蔽不可得而聞之如患聾一般也故云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也言外之旨不屬於色香實冥視之不見令人如患盲病一般也故云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也言外之旨不屬於名沉靜靜言之難議令人如患瘖瘖之病也

故云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也

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

惟患耳聾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聞也故云惟龍則不聞聲也惟患目盲之病者則於色無所見也故云惟盲則不見色也惟患瘖瘖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言也故云惟瘖則不音言也

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言外之旨既聽之不聞其聲未若如患耳聾亦不聞道事我三者之聲也故云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也言外之旨既視之不見其色未若如患眼盲亦不見道事我三者之色也亦不生此見解也故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也言外之旨既議之無名未若如患瘖瘖不能言者亦不言道事我三者之名也故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也此章明治

未忘色聲名道事我之病也

右第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學人謾知認著妄得以為識失於至道殊不知真得之見亦誠失於至道也如金屑雖實入眼則為塵翳也故云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也偽者妄也真者誠也徒者謾也學人謾知認著妄是以為識非殊不知認著真是亦為識非也故云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也此章明治未忘真假之病也

右第二十九章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天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大悟大徹之士如人睡夢覺來方知夢中

所見之境皆是妄想顛倒識見之所成也未能大悟大徹之士以識見能通萬法為人談演妙道皆是夢中說夢也故云言道者如言夢也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金寶大山巍我無量如此玉洞廣闊幽深難測

此二者喻以道德為靈寶洞玄廣大幽深無量難測也故云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也又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玉器金玉使用無數此喻建立妙用普利衆善萬行也故云如此器皿也又夢中說夢曰如此鳥兔龜鳳龍虎此喻金玉兔鳥龜赤鳳白虎青龍陰陽造化也故云如此禽獸也夢中說夢見此金玉器皿禽獸說者但能說之不能取金玉器皿禽獸與聽說之人也此喻聖人不能出道以示與學人也故云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也夢中聽說夢境之人但聞說如此金玉器皿禽獸不能承受取得之也此喻學道者因師方便點化言下自悟不從外得也故云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也惟有利根者善聞

道德玄妙不執泥筌蹄不辯論聖人無言之言但因聖人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了悟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惟善聽者不沉不辯也此章明治未悟談道之病也

右第三十章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爾者學道之人也天下學道之人但能詳讀審誦九篇精之研之究之徹之自然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假修為位齊諸聖也故云圓爾道也方者正也德者道之用也天下學道之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仍要護持保任也如何護持保任但能以無為清淨道遠自在不染不著護其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護其外次又正其妙用用之於衆善利物安人不求報恩皆為用之正而成上德也故云方爾德也天下學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護持保任要成上德須是自利利他平等普惠不擇貴賤貧富男女妍醜仁慈等利無偏無黨以成萬

德之妙行也故云平爾行也銳者利也事者用也天下學人因經了悟不可思議真空妙有之道以為真其心之體以至德妙行為真其心之用自利利他於事無往不利也故云銳爾事也此章尹君自述一經之旨趣也

右第三十一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